

完其守者於是天子采廷議下璽書命憲臣
分巡海北者開署治兵以制之然後瀕海數
百里之人得免於兵革者七十餘年矣嘉靖
甲午春麓泉王公始至閱視其城壁雉堞樓
櫓與凡兵馬器械之數寢弛弗治曰是殆狎
於久安得無遂芽孽如昔日者乎治旣數月
奸宄屏伏幽滯宣釋巷里弗驚商旅夜行迺
經村鄉正調番休之卒取木於山甃砌煨礪
咸授以法以其年四月始事越月而功告成

凡爲門二垣六千三百三十六樓之表如垣
爲屋以間數者六百有三故所無也用材木
瓦甃灰鐵積至一百四十萬二千有奇糜金
百二十兩又以餘工作廊四十間歲賦其入
以待事工營四外高爽地駐兵與城中相應
而時其操練凡禦守之具無一不具初公之
議茲役也費不及于民然民知公之欲以衛
已而安之也其富人皆爭出藏粟食役者故
能不淹踰時日費省而功用多由是觀之苟

利於民而以忠信惻怛之心行之真能使民
效死以赴長上也豈獨茲役爲然也昔日虞
夏聖人蓋嘗患蠻彝寇賊矣卒其所以治之
者無他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而已聖人非
固以城郭甲兵爲無所用而畧之也君臣父
子夫婦朋友之紀生人之大防存焉苟紀廢
而防壞雖有城郭甲兵孰與守之哉是故先
其所以守之者而後及守之之具本末緩急
間有次第也今公以聰明綜練之才提刑一

方一切畧去苛細存其大體以教化風俗爲
先興學校勵信讓蓋不專以城郭甲兵爲足
弭蠻彝寇賊之變及其協羣情以就此役又
籌畫調度細大不遺其法皆可以施諸永久
所謂愷悌君子民之攸堅者與凡公之屬吏
將校歌頌公功皆欲著於不朽而岳適來承
乏茲郡相率來請文故爲其著始末勒石以
告來者俾有考焉

靈山學記

林希元

明

靈儒學故在石六峯下成化中燬于寇始移
建邑城學建於兵燹之餘凡百苟簡故其敝
也易地亦弗稱才沿之落師生惑謀遷于故
有司則末學莫或省也乃金華麓泉王公以
廣東按察司僉事備兵海北視學弗修且壞
作意興修師生喜曰幾也以告公曰俞予汝
圖爰相新基允惟舊吉謀於當路咸贊厥成
卜日改遷士民胥悅于是能者輸勞富者輸
力公因而用之取材于山取瓦于陶取灰于

石佐以公帑之贏商匠度務以嘉靖乙未八月啟手越明年六月告成事前文廟後明倫堂兩廡兩齋門庭庫庖咸以序奠祠啟聖名宦鄉賢于故址亦有講堂號舍師居貌宇崇恢采章赫奕學宮之美甲於他邑爲費以千計皆公所營度官帑之積十得一二焉師生大公之功懼遂泯沒請予記之予負幸南遷風波涉歷筆硯荒人矣感公之美不容辭按今老子釋氏之宮雄偉壯麗等於王者其教

稿身而拙用其徒勞勞焉敝厥生以築之夫
子之官乃吾輩所由成身而致用經世而澤
民乃漫焉莫之省或委諸風雨或委諸草莽
果何謂哉麓泉斯舉豈不遠過夫人與公于
城池甲兵旣飭以整于學校又如此職在軍
旅不廢俎豆可以觀才矣予因是有望於諸
生夫學校不修有司之過學業不成誰任厥
咎是故積學以明道果行以理身經政以宜
民釋教以敦俗是諸子之責予與當道之所

望也尚其勉諸

陸眼營記

林希元

明

欽邊郡也其地西接廣右四岢狼蠻不時剽掠民患苦之每秋各民荷擔携挈驅牛羊屏廬舍逃之山谷者無數思盧一村舊稱富庶因之殘破十戶五亡生意索如也予嘆曰此一方之害也亦治理之未至焉耳乃訪盜賊出入所由之路爲防禦之計使人圖其山川道途遠近險易閱之永樂地接廣西以八尺

江爲界江之北二十里爲遷隆寨遷隆之西
八里爲華陽崗華陽之北十里爲水口崗水
口之西十五里爲吳崗吳崗之西二十里爲
武藜崗四崗之地華陽最大水口武藜吳崗
僅足以當之四崗之寇水口最橫吳崗次之
華陽次之武藜又次之賊越遷隆而東則由
那架山轉掠而西由陸眼以歸越遷隆而西
則由陸眼村轉掠而東由那架以歸陸眼那
架實賊之門戶出沒之所必由乃於陸眼那

架各立營以那架付廣西移防城營官軍於
陸眼協民防守上狀當路余曰必待報而舉
則緩不及矣乃命管界巡檢宋守才卽先營
之編民爲保伍遷民快之精銳者令協民與
守已而安南事動防城軍未及移然予之營
守已備矣鄉民各自爲守分班上下晝夜惟
嚴是歲賊果不至丁酉戊戌之秋賊寇廣西
去吾邊二里竟不入境予曰狼彘其信我哉
乃請于當路遣巡檢宋守才賜勞之咸稽首